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  
洪子诚 主编

# 猜测上帝的诗学

张清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  
洪子诚 主编

---

# 猜测上帝的诗学

---

张清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猜测上帝的诗学/张清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  
ISBN 978-7-301-17245-2

I. ①猜… II. ①张… III. ①新诗-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I207.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8787号

书 名: 猜测上帝的诗学

著作责任者: 张清华 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245-2/1·223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mailto: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mm × 1230mm A5 8.625印张 193千字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缘起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2005 年成立以来,重视新诗研究刊物、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先后出版了“新诗研究丛书”和集刊性质的《新诗评论》,受到诗人、诗歌批评家、新诗史研究者和诗歌爱好者的欢迎。

从今年开始,在“研究丛书”之外,拟增加“汉园新诗批评文丛”的项目。相较于“研究丛书”的侧重于新诗理论和诗歌史研究的“厚重”,“批评文丛”则定位于活泼与轻灵。它将容纳诗人、诗歌批评家、研究者不拘一格的文字。这一设计,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诗歌研究、批评领域,重视理论深度、论述系统性和资料丰富翔实固然十分重要,但更具个性色彩的思考、感受,和更具个人性的写作、阅读经验的表达,同样不可或缺。在力图揭示事物的某种规律性之外,诗歌批评也可以提供个别、零星、可变的体验——这些体验与个体的诗歌写作、阅读实践具有更紧密的关联。也就是说,为那些与普遍的规范体系或黏结、或分离的智慧、灵感,提供一个表达的空间。除此之外的另一个理由,是诗歌批评“文体”方面的。也许相对于小说研究、文化批评,诗歌批评、阅读的文字,需要寻求多种可能性和开拓,以有助于改善我们日益“板结”、粗糙的“文体”系统和感觉、心灵状况。

写作这样的文字,按一般认识似乎比“厚实”的研究容易得多。其

实,如果是包蕴着真知灼见和启人心智的发现,透露着发人深思的道德感和历史感,并启示读者对于汉语诗歌语言创新的敏感,恐怕也并非易事。

这样的愿望,相信会得到有相同期待者的理解,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洪子诚

2010年1月

## 猜测上帝的诗学？（代序）

上帝有没有诗学？我以为是有的。它比任何个人所主张的都要简单得多，也坚定得多，因为它是不可动摇和改变的。这个诗学便是——生命与诗歌的统一。这是最公平的，也是最残酷和最难的，它区别出了历史上一切诗人的根本分野：一切平常的诗人，都只是用手、纸和笔来完成他们的作品，而伟大和重要的诗人则是“身体写作”——是用他的生命和人格实践来完成写作。这决定了一个重量级的诗人和一般的写作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某种意义上这是先验和不可追比的，有“不可选择性”。诗歌史的经验印证了这个道理：一个不朽的诗人，他的人生与他的写作永远是一体和“互为印证”的，这就是上帝那不可动摇的生命诗学和人本诗学。

很难设想，屈原的《离骚》和他的愤而投江是可以拆开的——如果不是写出了伟大的《离骚》，他也许不会有勇气做出那样悲壮的对命运的一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敢于反抗命运和可以面对“自由而主动的死”的屈原，怎么会写出这样不朽的诗篇？伟大的人格才能创造出伟大的诗篇，不可能有一个人格上鄙下或猥琐的人，会写出这样不朽的作品，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请注意，这里的“伟大人格”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说辞，而是一个生命本体论的范畴。

因此也很难设想，写出了那么多浪漫诗篇的李白和喜欢喝酒的李白是可以分开的，没有最后那个喝得烂醉如泥溺水身亡的李白，也不

会有我们心中作为“诗仙”的李白；同样，如果不是在一生的写作中都这样对酒情有独钟的话，最后也不会落了个“醉生梦死”的结局，当然也不会如此地在我们心中唤起浪漫和出世的情怀。全部的弱点和所有值得骄傲之处，都是这样紧密地联在一起，不可分割。离开了酒，李白就称不起“酒神”和“谪仙”，所谓“盛唐气象”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自己的预言：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很早就很明白的：“屈原放逐，遂有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一个诗人承受命运的多少打击，艺术就返还给他多少；相反，他从仕途经济中获得多少，艺术最终就从他那儿拿走多少，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即便是放在同一个人身上也是如此：当他置身逆境之中时，他的作品也就越现出高迈的思想与艺术品质，反之则会走向萎靡和衰退。如果李白是一直呆在宫中受宠于皇帝的话，就不是现在的李白了——当然，这种如果是不可能的，李白一定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他的诗歌和他的傲慢禀性是互相确证的，是“先验”和无可更改的。

曹雪芹如果一直是顺风顺水，生活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之中时，也许就不会有一部伟大的奇书问世了，那对人类来说，该是多么无可弥补的憾事。一个人承受悲剧和磨难，却让人类的文明从此改变了分量和结构。这是上帝的意志和上苍的馈赠，除此，别无叫人信服的解释。

浪漫主义时代的诗人们都是用自己非凡的生命实践来完成写作的，所有的诗人都如彗星那样一闪而过。茨威格说，19世纪的上帝似乎对那些才华横溢的青年并不欣赏，没有一个不是夭折在人生的中途

以前。普希金好像是活得年龄最大的,也只活了39岁,拜伦只活了36岁,雪莱、济慈、海涅、莱蒙托夫等等甚至都没有活过30岁。上帝对他们太苛刻甚至残酷了,他几乎是制造了一个诞生和扼杀天才的血腥时代。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是让他们的人生慢慢活,像这世界的大多数人一样,那么那样的速度只会产生庸才,而不会诞生出彗星式的天才诗人,很显然,一旦生命的危险降低,速度降了下来,诗歌在他们那里将会变成另外的东西。

上帝啊!

但这些话似乎是绝对了。现代的诗学已经超出了道德与行为的范本,“道德文章”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类型化的格局。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此,单面地将诗人的生命传奇化和道德化,大概是并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去要求写作者为他的文本付出相应的代价,生命本体论的诗学只属于上帝,而一切写作者有权利选择更世俗和更平均的生活方式,他需要“安全地生活”,以及安全的写作。这就是“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而不是作为“一种创造”的实践和见证性的行为。

很显然,“写作”就是作者的隐去和文本的凸显,人格身份的隐去和职业角色的凸显。

但我认为上帝仍然没有退却,即便他从不显形现身,但唯有在这一点上他是固执的,对于当代的诗人的评价方式仍然近乎苛刻。以海子为例,即很明显。正是因为他深知上帝的秉性,所以他下决心用“一次性的诗歌行动”(见海子:《诗学:一份提纲·伟大诗歌》)来完成自己的创作。他说:“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段流动,而是主体人类有某一瞬间突入自身



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如果要“将这些原始材料化为诗歌”，“都在于有一种伟大的创造性人格和伟大的一次性诗歌行为”。

什么是“一次性诗歌行动”？对于海子来说就是他要通过伟大史诗的努力，建构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艺术与语言的巴别塔。而这场行动的巨大和艰辛，也意味着他必须完结以自身的牺牲——犹如累倒在大地上的劳工万杞梁一样，他把自己的身体修进了诗歌的长城。当他这样决定的时候，他在无意识中松了一口气。

所以他有这个自信，说：“我必将失败，但在诗歌中我必将胜利。”他确实胜利了，上帝见证了这一点。

我还是要说，上述的话都属于猜测，我不敢肯定，因为上帝的诗学只有上帝才能知道，凡人只能猜测。

张清华

2005年初夏

## 目 录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缘起 .....	(1)
猜测上帝的诗学? (代序) .....	(1)
谈诗,或连续的片段 .....	(1)
域外散记 .....	(18)
在苍穹下沿着荷尔德林的足迹 .....	(38)
“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 .....	(55)
我们时代的中产阶级趣味 .....	(68)
我们会不会错读苦难	
——看待“5.12 地震诗歌”的若干角度 .....	(79)
诗歌标准·网络平权·无难度写作 .....	(88)
先驱者归来	
——英译《食指诗集》序言 .....	(98)
哑默:在不可遏止的潜流中 .....	(111)
舒婷:“丛林莽原都在他羽翼的阴影下” .....	(117)
林莽:“我渴望在人们心中抛下一片光焰” .....	(125)
在民间的黑夜里“独自成俑”	
——关于诗人梁小斌的随感 .....	(132)

黑暗的内部传来了裂帛之声

——由纪念海子和骆一禾想到的 …………… (143)

“谁是那狂想和辞藻的主人”

——想象欧阳江河的一些片段 …………… (151)

“谁来追赶这令人心碎的变化”

——阅读翟永明 …………… (159)

“这几乎使我失明的光”

——读寒烟 …………… (170)

谁触摸到了时代的铁

——关于郑小琼的诗歌 …………… (176)

热爱并且践踏生活

——关于诗人长征的闲话 …………… (185)

当代诗歌的民间版图(一) …………… (192)

当代诗歌的民间版图(二) …………… (217)

雨夜的细读

——关于三位当代诗人的漫笔 …………… (245)

后记 …………… (264)

## 谈诗,或连续的片段

一旦我们尝试直面语言的本己要素来沉思语言,那么,这条道路就不只是最宽广的道路,而是充斥着来自语言本身的障碍的道路……

——海德格尔:《通向语言之路》

### 1. 生命成长中的诗歌

德国的思想家卡西尔说:“词语如花……”,海德格尔也说过大意如此的话。这话可以借来回答什么是诗歌。“诗歌正是语言的花朵”,毫无疑问这种解释是准确的,但还不全面,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诗歌是生命中开出的语言之花。”

为什么会是生命开出的花朵?因为它是一种内心的需求,这其中有很多奥秘:比如语言本身的生长性,一个人学会了走路,他就想跑,想跳舞——瓦雷里说,诗歌好比是跳舞,散文则是走路。学会了说话就想把话说得漂亮,写出漂亮的句子;还比如文明变成了制度的规训,它生成了一套坚硬的文化制度和表达规范,使人不得通过另类的语言形式进行逃避或者反抗——所谓酒神状态即接近于诗歌的状态,而日神状态则是理性的状态。酒神创造了艺术,也引发了精神上的癫狂,或者反过来,精神的癫狂也类似于酒神状态,癫狂的人也类似于诗

人。所以尼采的著作里充斥着对酒神的赞美和呼唤。雅斯贝斯也说，伟大诗人都是类似于精神分裂症式的人物，其他人则是无数“欲狂而不能的模仿者”。他说，“寻常人只能看见世界的表象，而只有伟大的精神病患者才能看见世界的本源”。人只有在其生命达成了与世俗理性相抗衡的状态的时候，才会接近诗，或接近于成为一个诗人。如哈姆莱特“装疯”后就近乎一个诗人了——“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徒然忍受命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最初也是一个未完成规训的年轻人，他说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横看竖看只有两个字——“吃人”，这时他也近乎于一个“诗人”，后来就被压制和治疗，最后“赴某地候补”了。这表明，诗歌与青春有关，与叛逆有关，每一个青年人都是一个潜在的诗人，就像所有的植物在春天都要开花。

生命中需要自由，有表现的本能。每个人的青春中都会产生出诗情，或者说，健康的生命中自然就包含着诗。

在最初，在青春时期，诗歌的可能性是最大的，美好的句子，漂亮的修辞都是诗。为什么有人喜欢汪国真那样的诗？那是因为他的这些句子本身是“属于少年的诗”，我把这样的东西叫做“青春期的修辞冲动”。每个少年都曾经有这样的“语言增长期”，他或她有着过度 and 过剩的修辞欲望，所以会把一些漂亮的字句连缀于一起，而词语之间天然的“蒙太奇效应”会使它们彼此产生出乎意料的语义增值。所以，与其说是作者在写作，不如说是词语在写作——这是一种“自动写作”。很显然，如果它的作者是少年，那么这有可能就是很好的诗歌；但如果是一个成年人，他是专门写给孩子们看的，那也可以“容忍”；但是如果他不明白这一点，还真的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来肯定

自己的诗,甚至认为有一天会染指诺奖,那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十几年前有一位诗歌界的长者曾告诉我,他学会了用词语拼接的方式来“写作”——把名词、动词、形容词分别放入到一个抽屉里,然后闭着眼从中任意摸出一个,自由组合,居然一个小时可以“写出”十几首诗,而且稍加修改都“可达到发表的程度”,他很得意地这样夸耀,以为自己非常前卫和聪明,但我则认为他是“为老不尊”,他至此完成了自己作为“诗歌混混”的一生。这样的人确实不在少数,有人一生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在自己的简历上也大言不惭地写着,但其实没有一首是与自己的生命有关,遇到“五一”写“五一”,遇到国庆写国庆,卫星上天他写诗,有自然灾害(如地震)他写诗,就是从来没有真正关注过个体生命。当年杜甫也写过国家大事,“剑外忽传收蓟北”便是,但他写的还是自己:“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是真实的个体情感的反应,与自己一生的命运有关,与自己飘零的身世、日益年迈的身体与乡思有关,所以会感人至深。而这位长者对于诗歌的理解表明,要么是他一生没有走出对诗歌的误解,要么他干脆就是一个骗子。

所以,诗歌必须随着生命的成长而成长。生命的成色便是诗歌的成色,如果一个写作者到了中年,还在写青春期那样的诗歌,还在“撒娇”不已,就是令人厌倦的——当然,如果是反讽意义上的撒娇,那则另当别论。顾城一生至死没有走出精神的童年,但他是真实的,他是拒绝成长和世俗化的诗人,虽然也属于精神的撒娇,但他最终的悲剧完成了这种撒娇的真实性。某种意义上,他的诗歌也与自己的命运互相见证,死亡的主题升华了他所有的撒娇。

## 2. 诗歌的“实践”与伦理

诗歌具有奇特的“实践性”。在所有写作活动中，唯有诗歌是这样的情形。它与写作者的行为有关，与作者的生命实践和命运轨迹有关。也就是说，作品和作者是互相印证的，所谓“知人论世”——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提出了这样的说法。任何对杰出诗歌的理解都近乎于对一个生命传奇的接近。“诗人”有着与一般作家不一样的身份与性质，它充满了人格意义。这是他先天的优越，也是他无与伦比的代价。

这非常难，甚至带有悲剧性。假使屈原写出了悲愤的《离骚》，却还得意地在世间苟活着，那就成为了一个笑柄；假使李白一直居于皇帝左右，当着他的御用文人，那么他写那些游仙访道、落拓不羁的诗篇，便成为了一个虚伪的骗子。反过来，所有伟大诗人的人格行为，都会为其作品提供某种印证，或者干脆就是其写作的一部分。可以说，伟大的和杰出的诗人，其作品的完成，常常不是用笔，而是用其生命本身。显而易见的当代例证是海子——虽然我并不赞成把他的死亡神秘化和传奇化，但正如哲人对自杀的理解一样，这“自由而主动的死”（尼采语）最终成为了他伟大诗歌理想的一部分——“天才和语言背着血红的落日，走向家乡的墓地”。诗歌中充满了谶语一样的预言，一切后来的行为在诗歌中仿佛早已发生。

所以雅斯贝斯说，伟大的诗歌是“一次性的生存”和“一次性的写作”，海子也反复提到“一次性诗歌行动”的问题，他是把生存和写作合起来进行思考的。“一次性”就是不可模仿和复制，是写作和生命

实践完全的合一。

但当代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少了，据说现在诗人们所信奉的箴言是“像上帝那样思考，像市民那样生活”。有人说这是歌德的名言，但雅斯贝斯又说，在所有伟大诗人中只有歌德是例外——他是躲过了深渊而成功的一个，而所有其他的伟大诗人无不是“毁灭自己于深渊之中，毁灭自己于作品之中”的。这话虽然有点绝对，但很富启示性。19世纪的诗人确都曾经试图践行他们的诗歌理想，拜伦是一个例子。鲁迅青年时代最崇拜他，很多浪漫主义诗人都把他当做榜样。他热爱希腊的文明，就捐出自己全部的财产武装了一支军队，亲自担任指挥官，最后36岁牺牲在战场上，实践了他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份和角色。

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都有着轰轰烈烈的生，有着传奇而宿命的死——拜伦是死于解放希腊的战争，雪莱是死于横渡亚得里亚海的壮举，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都是死于骑士式的决斗，那么现代主义诗人则多都有着荒谬的死或分裂的生，陷于精神分裂的或者自杀而死的不在少数，错乱或夭折者如蓝波，魏尔伦，如弗吉尼亚·伍尔芙，西尔维娅·普拉斯，还有从未来主义到社会主义者的马雅可夫斯基，有亚历山大·波洛克，叶赛宁，甚至这种情形也蔓延到了小说家那里，如爱伦·坡，如川端康成和海明威。其实范围还可以更广，在现代主义艺术家那里也是一样，凡·高，达利；在更早的诗人那里也广泛存在，在茨威格的《与魔鬼作斗争的人》一书中就叙述了三位疯狂的悲剧德语诗人：荷尔德林，尼采，克莱斯特。

可见诗人的命运总是不好。这一方面是因为诗人大都有着格外纯粹的灵魂，他们与世俗力量之间常常保持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而这



冲突的结果必然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因为这世界上的人虽然都声称热爱艺术,但又都有个习惯的毛病——崇拜远处的诗人,恐惧近处的诗人,对前代的诗人好,对自己时代的诗人坏。施蛰存有一篇文章,叫做《我们怎样纪念屈原》,其中说,端午节到了,我们又吃粽子纪念屈原,可是,如果屈原活着,我们还不是仍旧要放逐他,让他去孤独地死?我们是在纪念着前代的屈原,然后又在迫害和制造着同时代的屈原。无独有偶,梁实秋也有一篇文章,题目大约叫做《假如隔壁住着一个诗人》。和施蛰存的文章比,它就不那么厚道了,但它反证了前文的意思,人们对近在咫尺的诗人总是充满狐疑和提防的,或至少是不信任和不舒服的。

但诗人也不能把自己的身份理解为是一种“优势”,因为过往的诗人,优秀的诗人,其人生大都具有传奇色彩,所以有人便以为自己写作,也就有把自己传奇化、或按非常规的方式为人处事的特权,以为引诱少女不是道德堕落,杀人放火不是犯罪,或者吃饭用不着埋单,欠债用不着还钱,梦想有两个以上的老婆可以成为文坛佳话……这些做法也都是一种变相而低能的撒娇。

因了这种实践性,所以优秀的诗人大都是悲剧的命运,因为他用生命承担了那些理想性的东西,他因为谦卑、软弱、逆风而动和必然的牺牲而使人尊敬。

相比之下,小说家不需要这种印证,他自己的行为完全可以与他写作的文本分开,因为小说就是“虚构”,就是“fiction”;而“诗”则是“言”与“寺”的合一,是必须要信守的诺言和神性的话语。因此老舍指说,“诗人命苦”,确乎感同身受,体味尤深。但好的小说家也是诗人,也有诗性的小说,《红楼梦》便称得上是“无韵之离骚”了,而且曹